

傷寒論淺注補正



陽春論
卷之三
建正

千頃堂書局

傷寒論淺註補正序

醫為活人術迄今醫道晦盲活人者反以殺人曷勝浩歎章素嗜
醫寢饋有年每讀仲師傷寒金匱不得其旨參求註解愈多愈昧
惟陳修園淺註較明奉為主臬乃讀之既久又生疑竇以之臨證
處方尤多枘鑿不禁廢書三歎以為斯道不明勢誠無可如何矣
復游海上竊見中國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則今人更勝古人製
造之巧格致之精實為中國所不及則其醫學亦當高出於中國
迺於醫院藥房留心咨訪求其證論考其方書器具則精妙無比
治法則顛覆異常始知尚形迹而畧氣化凡五運六氣之神妙西
醫概未能曉吁中醫既不明西醫又不識軒岐活人之術反以殺
人悲夫戊子秋 唐容川兄經滬上 容川己丑進士前為諸生
名聞三蜀列門下者恒數十人與家兄雲笈通譜余每過從知其
能醫究未知其精也迄晤海上時每有疑證問之輒應如響凡人

身臟腑經絡明若觀火且其談三焦更能發人所未發皆以西醫之形迹印證中醫之氣化章不能療者一經容川診治沉痾頓

除人俱驚為神奇

章

則津梁奉之矣常言仲師書淺註雖佳不無

遺誤必再補正乃善余著有中西匯通醫經精義閱之自悟章受

讀一過再讀仲景書前不能解者大半可解乃歎仲景之書如鎖

此其鑰也真鴻寶歟遂石印行世又為之請曰醫理雖明醫法未

備何不從事傷寒金匱將所謂補正者筆之於書豈非大千世界

火坑中生青蓮耶蓋醫病止愈一人不如醫醫其功當倍於醫病

補正云者原以醫前之醫即以醫後之醫既醫醫愈矣將已愈之

醫治未愈之病其所活當不啻恒河沙數越兩寒暑補正書成捧

讀之下疑團冰釋實為軒岐功臣足以羽翼仲景醫道當從此昌

明使活人之術不致殺人則天下幸甚後世幸甚昔

大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仲夏夔門鄧其章雲航謹敘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補正

目錄

卷首

傷寒淺註補正敘

傷寒淺註敘

長沙方小引

仲景原敘

淺註凡例

補正凡例

讀法補正

卷一上

辨太陽病脈證上 計四十一節

附太陽方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甘草乾薑湯

芍藥甘草湯

調胃承氣湯

四逆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麻黃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卷一中

辨太陽病脈證中計八十一節

附太陽方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乾薑附子湯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桂枝甘草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茯苓四逆湯

五苓散

茯苓甘草湯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薑湯

真武湯

小柴胡湯

小建中湯

大柴胡湯

柴胡加芒硝湯

桃仁承氣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卷一下

辨太陽病脈證下 計五十九節

附太陽方

抵當湯

抵當丸

大陷胸丸

大陷胸湯

小陷胸湯

文蛤散

白散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半夏瀉心湯

十棗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旋覆代赭湯

桂枝人參湯

瓜蒂散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黃連湯

桂枝附子湯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甘草附子湯

白虎湯

炙甘草湯

卷二

辨陽明病脈證

計八十節
張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今照古本兩節合為一節

附陽明方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豬苓湯

蜜煎導方

豬膽汁方

茵陳蒿湯

吳茱萸湯

見下少陰方

麻仁丸

梔子蘘皮湯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梔子豉湯

見太陽

卷三

辨少陽病脈證

計十節

附少陽方

小柴胡湯

見上第三卷太陽方

卷四

辨太陰病脈證計八節

附太陰方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卷五

辨少陰病脈證計四十五節

附少陰方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黃連阿膠湯

附子湯

桃花湯

吳茱萸湯

豬膚湯

甘草湯

桔梗湯

苦酒湯

半夏散及湯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通脈四逆湯

四逆散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計五十五節

附厥陰方

烏梅丸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麻黃升麻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白頭翁方

卷七

辨霍亂病脈證計十一節

四逆加人參湯

理中丸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計七節

辨瘧溼暍脈證

燒視散

枳實梔子豉湯

牡蠣澤瀉散

竹葉石膏湯

案內臺正方一百一十三道今少禹餘糧丸實一百一十二道也此上古相傳之方伊聖集為湯液經以治百病非為傷寒設也仲景得其書而神其用建安紀年以來憫族親之死於傷寒者十居其七遂屏去習俗傷寒方而以此方為救治遂以此名書其實非傷寒專方也今之病家一聞議及則曰傷寒論各方老醫相戒不可用况我非傷寒病乎心甚疑之疑而不服則可服而又疑則多事矣余故著醫病順其自然說於後

附識一道

附錄六首

傷寒淺註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業。屬於士。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修園以名孝廉。宰燕。素精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修園精於醫。其治民可知矣。修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辨其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修園之心。何其大而遠也。余視學入閩。因署中診視。獲與修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一瞭如指掌。仲景為郡守而作論。修園為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之書哉。是為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撰

傷寒論淺註補正

卷首

序

二

長沙方註小引

漢藝文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為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真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明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為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漬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興韻之。其詩為藥證分兩煮法服法等所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六卷於後。命男蔚按傷寒論淺註補正

方而細註之。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提便之法云。修園陳念祖并題。

補曰。修園此引。原載傷寒方歌括中。今因方証當合勘。故取其方註。編入原文。合為一書。以便查對。並將此引亦採入焉。意在專為仲景之方証發明而已。故不存修園本書面目。讀者當知著書各有本意。若要觀陳書舊本。則自有陳書在。幸勿議吾書之割裂也。

仲景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狗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以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

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髮髻。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必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

器悉委凡醫。悉其所措乎。悉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而己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行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己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心。從愛身